

回家

安顿/著

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二

GOING HOME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G O I I G H O M E

回家

安顿 / 著

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二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家: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二/安顿著.

-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1998.12

ISBN 7-80005-460-8

I.回… II.安… III.社会生活-中国-当代 IV.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37132号

回 家

作 者/安 顿

责任编辑/邵 东

封面设计/康笑宇 插图摄影/刘世昭

责任印制/李一鸣 版式设计/尹 琨

出版发行/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/北京市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/100037

电 话/(010)68327577(总编室)

(010)68994118(中文图书部)

传 真/(010)68326679

电子邮件/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印 刷/北京龙华印刷厂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大32 850×1168

字 数/200千字

印 张/10

版 次/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7-80005-460-8/G·156

定 价/19.50元

未经出版者许可,不得摘编、转载本书。

新世界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新世界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G12/01


目


录

- 1 代序
最后停泊的地方
- 1 明白了没有办法的时候,人就
会变得勇敢起来
快乐是我的面具
- 17 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需要这种
来自妈妈的成长指导
快乐不是一辈子的面具
- 35 如果你见到她,请告诉她,我们
等她回家
特别懂事的孩子
- 55 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,但我是
世界上最幸福的人
你的肩是我一生的天



- 73 | 性格不同的两个人永远不可能
走到一起
别人眼中的幸福不是我的
- 89 | 你永远不会和任何一个人成为
一体,你只是你自己
好的婚姻也有点孤独
- 105 | 重新走入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
勇气
用后半生做一份结婚证
- 123 | 有时候太孝顺了也不好,把自己
孝顺进去了
天经地义的奉献
- 135 | 我的故事不会让读者失望,只会
让我自己失望
只不过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家

- 
- 165 我爱我现在的小家，也怀念我以前的家
选择的结果依然是失去
- 193 他们都在争夺一个家的统治权，但是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
重情不重理的地方
- 221 我一生最怕的就是有朝一日过上我父母那样的日子
走不出那个命运的螺旋
- 239 我现在所做的既不是父母的理想，也不是我自己的理想
其实只想做一个开心的好人
- 253 记忆不需要密码来开启，它刻在我的生命里
我的心在孤寂里默默飞扬



297 | 跋：关于“口述实录”
倾心倾听倾诉

301 | 附文：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
的人，把浪漫留在你心里
回 家

明白了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人就会变得勇敢起来

快乐是我的面具

采访时间：1997年11月13日 5:00PM

采访地点：《北京青年报·青年周末》

办公室

姓名：齐眉

性别：女

年龄：24岁

北京某中专文秘专业毕业，现为某机关办公室文员。

齐眉最终没有把自己深藏心中的故事告诉自己的家人，她生怕她的父母因为她的遭遇而伤痛。正如她喜欢的一句话：假如我的眼泪让你感到悲伤，我宁愿

在你面前沉默着转过身去。

然而，距离就在这一转身之间产生了。

亲情有时候是这样的：幸福我们可以一起分享，痛苦甘愿一个人来承担。

正因为我们都非常坚定地相信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家庭之外受到任何伤害，所以他们才会采取极端的保护措施，千方百计让孩子远离一切不美好的东西，但是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恰恰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——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并非只有真、善、美。一个没有免疫力的人注定是更容易被疾病侵害的。

我的手机上出现齐眉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想象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。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极其娇嫩，仿佛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：“你是安顿吗？我找了你好久。”

那一段时间，我的手机上总是出现陌生的名字，一回电话过去，总有人用这样的话开头。然而齐眉的话仍然使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动，被一个陌生人认真地寻找，那终究是一种亲切的看重啊。

“我想跟你说说我自己的事情，不过，跟你那些受访者比起来，我的故事太简单了，我的岁数也太小了……我怕你会不感兴趣。”她絮絮地说着，“可是我还是想碰碰运气。”我怎么能拒绝这么动人的声音呢？我说，我不一定要

求你的故事惊天动地，我们就随便聊聊吧。她一定是笑了，我相信她一定在笑，她说：“安顿，你真好。”

我们约定了采访的时间，她说她要等到下班以后，上班的时候是不能请假的。

1997年11月13日傍晚5:00，我裹着皮风衣站在报社门口，看着骑自行车的人们急切地赶回家。天已经开始黑下来，风不大，吹在脸上还是有点冷。一个穿杏黄色短大衣的长发女孩一边过马路一边向我招手，长长的围巾从腋下被风掠到身后。我迎上前去，她伸出双臂抱抱我的肩膀：“我想象的你就是这样的。”

从走进办公室一直到坐下来，她一直在笑着，说她从来没见过报社是什么样了，她小时候特别想长大了当记者等等，一双圆圆的眼睛里看不出有一丝心事。我很奇怪，她为什么找我？来找我的女孩子很少有像她这么快乐的。我把一杯茶送到她面前，她迅速地安静下来，微微低着头，长睫毛筛下一道阴影，仿佛变了一个人。这一刹那我已经决定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要认真地听下去，因为就在这一动一静之间，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莫名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
那天我放下电话就在想，跟你说什么呢？好像有很多话想说，又好像什么也不用说。我在别人眼睛里是那么快乐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？可是我真的又有话说，从来没跟人说过的话，我的好多不快乐……

她捧起茶杯，好像被烫着了似的又极快地放下。抬起眼睛看看我，又迅速地把头低得更深。

从我爸爸、妈妈说起吧。我妈是我爸的学生，比我爸小7岁。我妈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爸已经当老师了，是在我妈原来上中学的那个学校。我妈是在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爱上我爸的，那时候我爸是那个中学的地理老师。我妈大学一毕业就跟我爸结婚了，他们俩的家都不在北京。

我妈长得特别好看，到现在，她都快50岁了，还能看出来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女人。我觉得我爸一开始肯定是因为我妈好看才会注意她的。后来就有了我和我弟弟。

小时候我们家挺穷的。我爸工资低，我妈的工资比他的还低。我记得我和我弟弟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花生、瓜子都会嘴馋。有一次邻居家的大哥哥结婚，我们俩就在楼门口站着，等着分到一些糖果。我妈在厨房做饭，怎么喊，我们俩也不回来。后来我妈出来，一手拉我们一个，走得都有点儿跌跌撞撞了。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妈哭。她站在厨房，背冲门外，用右手抹眼睛。我看见了，特别害怕，也特别难过。现在我和我弟弟都工作了，我家的生活比那时候好了多少倍，可是我一想起来我妈哭的样子，心里就特别难受。

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觉得我妈是一个很脆弱的人，谁要是伤害她，我就觉得是在犯罪。我觉得就连我都比她勇敢，我弟弟就更是这样了。人家说美丽的女人都是脆弱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但是从我妈身上，我知道美丽的女人都是禁不住伤害的。也可能是因为她们这种女人越是美丽就越容易受伤害吧。

齐眉再次捧起茶杯，喝了一小口茶，把茶杯环握在手中，杯子口上印了一个很浅的口红唇印，残存的热气从杯口徐徐冒出来。她不开口的时候，屋子里分外安静。她抬起眼睛看看我，微微一笑，接着说。

其实伤害我妈最深的人还是我爸。我14岁、我弟弟12岁的时候，我爸跟他的一个同事好上了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就经常为了一点儿小事打我和我弟弟，打我们的时候她自己也掉眼泪。那种场面你能想象吗？除了我爸不在家，一家人都在哭……

我妈这个人挺可怜的。她其实很能干。别看我们家穷，可是我和我弟弟每年春节都有新衣服穿。我妈从外面买布回来给我们做衣服，她自己裁、自己缝，用那种要放在火上烧的烙铁熨。有时候夜里我睡了一觉醒过来，看见我妈在桌子那边儿缝衣服，我爸在桌子这边儿备课。他们俩谁也不跟谁说话，不说话也挺好的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夏天的衣服还都是我妈做的，连衣裙、太阳裙，还有今年时兴的超短裙，我妈都给我做。有时候我买了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她做的衣服放在那儿，很长时间我不穿，她照样还是买了各式各样的布来给我做衣服。从量尺寸到裁剪到缝起来让我试穿到修改，她那种认真和兴奋，弄得我都不忍心买衣服、不忍心不穿她做的那些。

我听见过我爸和我妈吵架，他们很少吵，更多的时候是谁也不理谁。我知道了他们的恋爱之后就觉得很奇怪，照理说他们在他们那代人里也算是够浪漫的了，我第一次看琼瑶的小说《窗外》就想到了我的爸爸、妈妈，可是他们

怎么会没有话说？我爸怎么还会有外遇呢？我从来没问过我妈，就算我问她，她也不会告诉我的。我也见过那个阿姨，没有我妈漂亮，一笑，嘴就有点儿歪。有一次我爸带我去动物园，她也一起去了。她给我买了带豆沙馅儿的面包，还把我的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子，可是那天我一句话也没跟她说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自己把那条长辫子给拆开了，又梳成出门的时候那个样子。

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。从我妈嘴里，我知道我爸早就不跟那个人好了，那个人后来也结了婚。我妈还是原来那个样子，跟我爸没有什么话说，每天忙着她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家。

我和我弟弟的学习都是我妈抓的，她到处给我们找各种复习题，让我们做，一心盼着我们俩都能上大学。我不争气，只上了一个中专，我弟弟考上了大学，学的是最吃香的计算机专业，现在他在一家外企的电脑公司工作。

齐眉再次喝水。之后定定地看着我说：“太平淡了，是吧？”我摇摇头。她笑了一下：“本来我是想给你讲得好一点儿，可是坐在这儿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”我起身给她添一些热水，她的身子在椅子中转动着追随着我的动作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如此地喜欢一个比我小这么多、看起来如此单纯的女孩子。

我重新落座的时候，齐眉重新低下头。

真的，我不想给你讲我的恋爱故事，因为我所有的故事都与我妈有关。从我第一次看见我妈哭开始，我就下决心一辈子不让她因为我而受到伤害，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后来不得不在很多事情上骗她，包括我的恋爱。

我爱上的第一个人比我大11岁，是个记者。我们是在一次中学生演讲比赛上认识的，我得了第二名。他不采访第一名，偏偏来采访我。这个人应该说是很英俊的那种男人，也可能是因为他比较成熟吧。他有妻子和一个才一岁的女儿，他的女儿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眉眉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我现在这个名字了。那时候我的发型是那种娃娃式的，齐齐的刘海儿，刚好压到眉毛，他就这么叫我。他有学问，看过很多书。他告诉我《红楼梦》里有一句话，“纵然是齐眉举案，到底意难平”。

这个男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我是个成熟比较晚的人。上高一的时候，我们班所有的女生都来月经了，只有我没有。我看见我的女同学把来月经要用的东西藏在书包里，去洗手间的时候把那些东西藏在衣服底下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就好像别人都是女性，就我不是似的。我觉得我肯定是有病了，会不会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呢？但是我不敢告诉我妈，她已经够不幸了，要是让他知道了女儿是这么不正常，她会着急的。

齐眉抬头看看我，脸上充满了迷惑一般的表情。

这么多年，我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跟我妈说过，原因就是怕她着急。一想到她那种无助的样子，我就难受，所以天大的事情我也会自己承担，只要我妈高兴。而且就因为我一直是这样，我妈也习惯地认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事都没有的乖女孩儿，她总是在别人面前说我和我弟弟是她今生最大的安慰，我怎么能让她失望呢？

17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来月经。当时是在家里。对这件事我已经不陌生了，按照同学们的办法自己解决了。晚上，

我妈下班回家，我告诉她我来月经了，我不用再担心自己不是女人了。她的表情非常淡漠，好像这根本不算什么，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不算什么吧，但是对我来说不一样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我听说是日本还是哪个国家，家长是给女儿举行成人礼的，因为从此就不是小女孩儿，而是女人了。但是我妈很淡然，她说：“行，你自己会处理我就不教你了。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装睡，因为我是和我弟弟住一个房间的。我使劲忍着不哭出声。我觉得我真孤独，我的母亲，我最爱、最心疼的人、我愿意用我的生命为她换取快乐的人，她不是我的朋友，不能分担我的痛苦和分享我的喜悦。连这么亲的人都是这样的，对别人，我还能指望什么呢？现在想起来，要说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感到失望，这应该算是一个开始。

第二天，他，就是那个记者来找我了。放学的时候他站在学校大门口。我忽然就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，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。我跟着他沿着小路走到离我们学校很近的八一湖，我们在湖边坐下来。我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我记得后来我告诉他，昨天我来月经了。他的反应我到今天都记得。他抱住我的双肩，在我的脑门儿上轻轻地吻了一下，说：“祝贺你长大，以后你会越来越漂亮。不过你也要开始学会保护自己。”真的，到今天我都非常庆幸，我遇到了一个好人。我们俩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直到现在，我最难过的时候还是去找他。

那天我主动要求他吻我，他不肯。他说：“我是新闻工作者、是党员，我有妻子和女儿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不能这么做。而且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你真正喜欢的

人，你会为以前的事情后悔。”后来我的经历多了一些，我才明白他的用心良苦，但是当时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。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。

就跟要报复什么人似的，我有了第二个男朋友。他是我的高中同学。他的父母都在国外工作，家里只有他和他姐姐，他姐姐在上大学，住在学校里。我经常跟他回家。我们一起一边听音乐一边复习功课。女孩子大概都是从谈恋爱开始荒废学业的，我就是。

说到这里，齐眉突然停住了。一双圆眼睛凝视着我：“真的，你爱听吗？你听过的故事都比我的复杂。我从来没跟人说过我自己……”

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初见面时，她的快乐深深地感染着我，此刻她的沉静和隐隐的感伤又牢牢地抓住我。我很想告诉她，我爱听，不仅是爱听，而且我在她的叙述当中渐渐走向我自己的寂寞的17岁，那些热衷于漂亮的贺卡、优美的诗句和纯贞的暗恋的日子，尽管我们的经历完全不同。

我们的学校不是一个人人都能考上大学的学校，我的成绩本来也不是特别好。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拼命读书，可成绩还是上不去。我妈特别着急，让我爸专门给我请了老师到家里来辅导，还是不行。我妈每天唉声叹气。我跟我爸说：“我不是上大学的材料。”我爸瞪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把这话告诉我妈，我妈就哭了，说：“以后怎么办呢？”我和我弟弟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背负着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，只不过我弟弟比我聪明、争气就是了。

那是我非常艰难的日子，心理压力特别大。偶尔我还

会跟那个记者见面。有一次，还是在八一湖，我跟他说我真不想活了，我受不了我妈和我爸那种眼神，我不明白是不是我考不上大学就会要了我父母的命。他一直在安慰我，他说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的，他们希望孩子比自己过得好，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要求孩子，以为自己觉得好的孩子也会觉得好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不管上不上大学，只要你快乐就好，世界上的好人、开心的人不一定是上过大学的。”当时我就想，他的女儿是多么幸福。

我真的没考上大学，我的男朋友也没考上。但是他不一样，他的父母早就替他安排好了，他可以去国外继续读书。高考之后那个假期，我总是跟他在一起。我很奇怪，我妈、我爸那么关注我的一切，他们怎么就没有发现我在恋爱呢？可能是我隐瞒得太好了。

那年夏天特别热，假期快结束、他就要出国的时候，我和我的男朋友做了那种事。我当时很害怕、也很兴奋。我们都挺笨的，做了很长时间才做成。我流血了，很疼。但是其实就是在那时候，我仍然不知道这种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这有多重要，我全都不知道。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些，没有人告诉我是什么、为什么、该怎么办。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走过了女人一生的这道门。

那天下午，我的男朋友带着我上街。他挺有钱的。他给我买了一个八音盒。你肯定见过那种，一打开，就有两个小人抱着跳舞。

齐眉微笑着看我。我说，我也曾经有一个那样的八音盒，不过不是男朋友送的，是我自己买的，现在已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她笑着点头。快乐在一瞬间印在她的娃娃